

館舍化的部落、部落化的館舍、 及不館不舍的部落—— 臺灣經中國轉北海道到寮國

時 間：111 年 2 月 20 日（日）14:00-16:00

地 點：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

主 講 人：謝世忠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）

主 持 人：林志興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前副館長）

與 談 人：陳俊斌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）
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人文沙龍團隊

講座開始，主講人謝世忠教授談到「部落」一詞許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，往往在不經意間就用上，但很少人去深思該怎麼理解「部落」這個詞。從生活於其中的原住民族人到國家政體，對於「部落」都有一番管理、處置的想法，然而在「部落」看似簡單、自然的表象，其實帶點神祕屬性，這樣的神祕性也似乎不曾



圖一：主講人謝世忠教授（前排中）、主持人林志興博士（前排右一）、與談人陳俊斌教授（前排左一）、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（前排右二）與熱情參與的族人朋友合影

有人想去揭穿。事實上，部落就是部落，有部落才有原住民，兩者相互連結，無法切割。本次講座中，謝教授由兩個關鍵要素切入探討「部落」：一是從部落的館舍樣態著手，以博物館的概念來與部落進行對比，可概分為「部落像博物館」及「博物館像部落」兩種型態；另一則是比較不同國家地區部落的景況，包含日本北海道愛努族、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傣族、寮國北部 Tai-Lue 人及臺灣原住民族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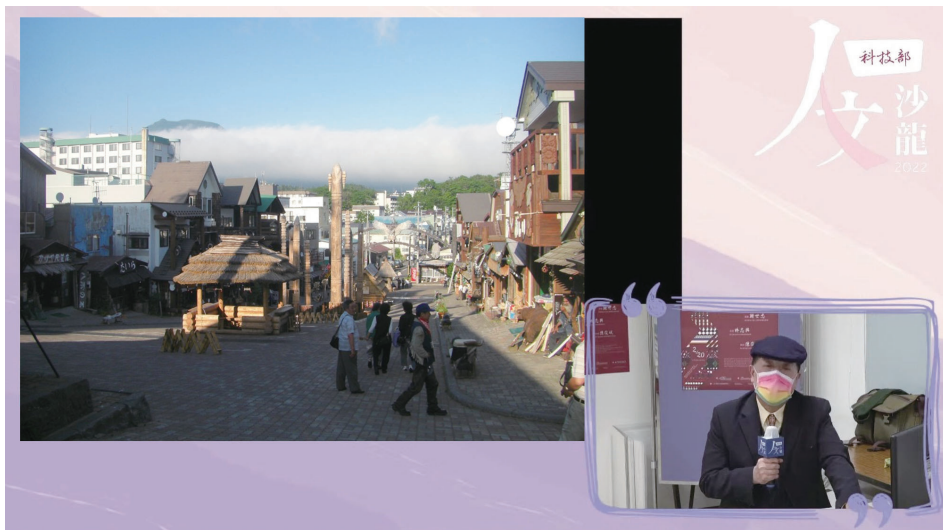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日本北海道愛努族最為國人熟悉，也曾與臺灣原住民族互訪多次。愛努族為適應平地生態的群體，以鮭魚為主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，有些住民也獵捕鯨魚，因此聚落多位於河口、海口沿岸。1868 年末代江戶幕府將軍德川慶喜（1837-1913）還政於日本天皇，展開日本歷史上的「明治時期」，隔年在沒有任何正式協商的情況下，明治政府將愛努族人世居的「蝦夷地」納入日本行政範圍內，易名為「北海道」。隨後頒行的戶口制度在北海道施行，將愛努人納入行政上的「日本人」，迫使其學習日語，採用日本姓名與服飾，責令停止刺青、漁獵及祭祀等習俗。此外也強制族人遷移或沒入土地，鼓勵內地人移民北海道從事開拓工作，愛努族人遂逐漸成為「少數民族」。接著，政府又以原有居住屋舍形式不符合消防安全規範為由禁止居住，自此舊有自然村落（部落）全數瓦解消失。

如今愛努族人四散於北海道各地，各個家戶都被日本移民的家屋圍繞，從外觀上也無從分別差異，族群生活被限縮於自我家居室內，雖然也有些後天人



圖二：講座海報

造的展示村落被愛努族人視為顯現族群特色的「神聖空間」，位於北海道道東地區的阿寒湖南岸有一座名為「阿寒湖アイヌコタン」的觀光部落，就是這樣的展示村落。謝教授指出，日本人對「部落」一詞有一種原始傳統的意象想像，而這塊以「部落」為名的區域裡，有雕刻或繪畫出愛努古代樣態的視覺物品，也有強調自古流傳的歌舞表演。觀光客至此除了感受部落氛圍外，也以此來認知愛努作為原住民族的整體模樣。在這個觀光部落裡，雖然有愛努族人，但他們僅是店員，而非真實住戶或土地擁有者。這個「部落」就好像圍著無形圍牆的博物館舍，提供展示、陳列愛努生活的空間，這就是部落館舍化的典型。一旦離開此一無形博物館舍，愛努部落便不復存在。不過謝教授也觀察到，目前在北海道各地博物館戶外往往有展示用的愛努家屋群，是採用過去部落的樣態構成，愛努族人在沒有自然部落的情況下，卻也發揮了積極的適應力量，透過租借這類建築舉辦傳統活動，賦予文化的真實性，也算是爭回失落的部落。



圖三：(左圖)「阿寒湖アイヌコタン」觀光部落；(右圖)主講人謝世忠教授
(圖片來源：本場講座錄影截圖)

接著把目光轉向中國雲南西雙版納，歷史上稱為「擺夷」或「白夷」的傣族。1949 年國民政府全面撤出中國大陸，卻有部分效忠國民政府的部隊從雲南流亡到泰國、緬甸及寮國交界邊境，持續與共產黨作戰，進而迎娶當地傣族婦女，繁衍後代。歷經數次遷移，部分軍眷落腳中壠龍岡、南投清境農場及高雄吉洋農場等地，形成極具特色的文化社區。近年來，兩岸的來往也帶進一些西

雙版納和傣族的圖文影視資訊。事實上，西雙版納地區曾是中國與東南亞間獨立泰語系小型王國所在地，1950 年被中共取消王權，現為「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」，以傣族為主體，山區另有數個非泰語系的民族。

傣族傳統生活以「村 (bahn)」為基本單位，「bahn」也就是「家」的意思，亦即村內各戶是小範圍的「家」，村子則是大範圍的「家」。每一個村子內有作為信仰中心的專屬佛寺，也由各家協力負責供養出家子弟。各家與地區管理者及中央統治者有一定的義務與權力關係，例如有的負責織布，有的負責鐵製品，有的則擔任守衛工作。然而自王國被取消權力後，各個傣族村落成為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宣傳工具，接近觀光景點的村落被政府徹底改變，轉換成另一種新式建築美感；位於主要幹道旁的村落，則逐一建造具有傣族風味的大型拱門作為門面，以此彰顯傣族文化的「被精緻化」。前者用以招待前來觀看的旅客，後者則給予路過者豪氣、文明的印象，謝教授認為，這兩者就是館舍化和半館舍化的例子。至於在大城市裡，原有的村子在經過城市的發展後，名稱雖在，但原建築與風味都已消失，居民也不知去向，這是不館不舍的現況。另外在勐罕鎮，則是在財團的規劃下，將多個村落圍為「傣族園」，提供遊客觀看，收取門票獲利。居民每日展演傣族文化，例如園區內斗大的標語寫著「天天歡慶潑水節」，由婦女於上午、下午各演出一次潑水節情景，謝教授認為，這是將村子虛存及部落化的館舍型態。

接續的例子是寮國北部勐新 (Muang Sing, 寮文 ມູງສິງ) 地區的 Tai-Lue 人。Tai-Lue 人與寮國主要群體寮人都屬泰語系，也都信奉南傳佛教，不過由於該族位處中國、寮國交界處，在文化上受到中國影響，也敬拜中國北傳佛教的彌勒佛，與一般僅崇拜釋迦摩尼佛的南傳佛教有所差異。Tai-Lue 人與前述西雙版納傣族同源，歷史上兩群貴族間有過通婚，同屬中寮邊境的小型泰語系王國。在 19 世紀後半，法國逐漸滲入中南半島，境內各個小王國陸續臣服，首都位於龍帕邦 (寮文 ດຳປາງ) 的寮王國也成為法國保護國。不過，由於法國於中南半島的統治主力位於越南，對於寮國境內諸小國的管理較為寬鬆，除了必須提供勞力與稅金給新殖民者之外，各地得以維持社會文化的獨立性。隨著 20 世紀法國殖民勢力退卻，寮王國重新獨立，卻在 1975 年遭共產黨取代，成立奉行共產主義的寮人民民主共和國。

現今寮國頗為依賴中共，卻也接受法、日、韓等國的資金援助建設，本身相當貧弱。中央的不振也意味著無暇管理地方，因此各地村落的獨立性得以繼續維持。謝教授進一步解釋，所謂的「獨立性」指國家社會乃至居民們幾乎沒有將其館舍化提供展示的必要性，各村原始風貌因此得以大致完整保留，卻也促

使歐美背包客絡繹不絕，前來親見所謂「原始傳統」是何面貌。值得說明的是，此處不館不舍的自然村落和西雙版納城市裡的情況截然不同，前者仍精神奕奕地活出自我，而後者卻因國家政治的干預及資本消費的力量，深受衝擊。可以說，西雙版納的自然村落與北海道愛努族都已不復存在，如果想「看見」愛努部落文化或傣族村落文化，就必須到觀光密集處參觀館舍化的樣態；而現代化進展緩慢的 Tai-Lue 村落，反倒保留了最初的原始面貌。

最後，回到臺灣原住民族的情況。在臺灣，主管原住民族的機關單位有固定的部落統計數字，族人同胞提到「部落」一詞也極其自然日常，一般國人只要提及原住民族，「部落」一稱往往脫口而出。然而，所謂的臺灣原住民「部落」究竟意味著怎樣的樣態？「部落」是否就永久歸屬於原住民族所有？謝教授認為，國內翻譯「部落」一詞的英文時，總不假思索地使用「tribe」這個字，但這個字其實充滿負面意涵，基本上是為了否定原民群體為「國／民族實體」(nation) 而創立的弱人團體代稱。再觀察原民部落的樣貌，首先是在山地平地化的三十年間（1950-1980），建屋取材從傳統自然木、竹、石轉為水泥，80 至 90 年代間則是水泥房化部落和殘餘傳統屋舍並存的樣貌，而 90 年代興起的社區總體營造觀念，不僅影響了臺灣農村，也打造了近三十餘年原民部落的面貌。

在原住民族地區，社區營造的目的在於使部落「更像個部落」，但就謝教授的觀察，部落其實是逐漸館舍化，縱使部分部落沒有明確的大型營造計畫，各別團體家戶乃至個人也都在進行小型的社區營造，然而也因為缺乏整體性的規劃與呈現，容易形成內在的矛盾，或隨著時間疏於管理及維護，反而加深其不協調感。不過，仍有忽略或被忽略於社區營造風潮下的部落，反而比較像寮國不館不舍的部落。總體而言，臺灣原民部落是持續往館舍化的路徑前進，從傳統到社區營造的七十年間，要使失去傳統的部落返回傳統，大多是通過視覺上的認證，亦即藉由外在裝飾物（如繪畫、雕刻等）的添加，來證成部落文化的存在，卻也多呈現散置各點的現象。

謝教授最後總結，藉由臺灣、日本、中國及寮國等四地的比較，我們可以發覺部落或自然村在當代的情境下，大多受到國家的干預與擺布，例如中國與日本即是如此。現代國家只要經濟條件允許，必然深入介入部落或自然村，然稍有不慎，可能將使其整體性受到破壞，如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便常見水泥化和剩餘傳統建築並存的雜亂現象。在寮國，部落得以常保傳統的基礎是建立在國家貧弱不足以干擾的前提下，卻也反而成為背包客趨之若鶩的原始樂土，與日本、中國的大眾觀光截然不同。不過，若說部落想維持傳統樣貌必須仰賴國家的不干預，似乎有些不切實際，畢竟族人都生活於現代世界，所有現代社會的

產物終將進入部落，在無形中默默改變部落。正由於部落或自然村存在於當代，終究無法避免矛盾的複雜屬性，畢竟現代性與傳統多所牴觸。然而對於原住民而言，部落不僅是族人聯繫歷史與未來的節點，也是生命繁衍的場所，更是族人或本地人的最後淨土（territory）。不過，國家的介入將使部落的軟實力產生質變，部落就容易轉化成館舍化，有如參觀博物館。另一型態則是資本以部落樣態呈現擬博物館，也就是部落化的館舍，讓旅人身歷其境，以感官留下印象。而部落居民雖得以藉由展演生活營生，是否也意味著財團將掌握村落的面貌？最後，臺灣的社區營造固然用意頗佳，但隨著各自所需不同，經濟條件和生活營生條件的差異，以至於造成新舊不均，這也是值得部落居民深思的議題。